

欽定後漢書

丁之十卷
六九三九

後漢書卷九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李杜列傳第五十三

李固傳 子燮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郃在數術傳

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

鼎角者頂有骨如鼎足也匿犀伏犀

也謂骨當額上入髮際隱起也足履龜文者二千石見相書

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

遠千里

謝承書曰固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追師三輔學五經積十餘年博覽古今明於風角星算

河圖讖緯仰察俯占窮神知變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是郃子遂究覽墳

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

歎曰是復爲李公矣

言復繼其父爲公也

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

廉辟司空掾皆不就

謝承書曰五察孝廉益州再舉陽茂才不應五府連辟皆辭以疾

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

續漢書曰陽嘉

二年詔公卿舉敦樸之士衛尉賈建舉固也

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

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

春秋感精符曰人主日月同明四時合信故父天母

地兄曰姊月宋均注曰父天於圜丘之祀也母地於方澤之祭也兄曰於東郊姊月於西郊

寶有山

川

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河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

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

德有命

命爵命也言有德者乃可加爵命也

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

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

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

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

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

阿母王聖

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

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

謂順帝爲太子時廢爲濟陰王

至今聖躬

狼狽親遇其艱旣拔自困殆

殆危也

龍興卽位天下喁喁

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

沛然

寬廣之意

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

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

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

謂宋娥也

雖有大功勤謹之

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祿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閭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

曰其進銳其退速也

案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復云老子

今梁

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

公羊傳曰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何休注云內娶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三世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

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泥塗也

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

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執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

館陶公主光武第三女也

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

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

水司馬武宣

續漢志長水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司馬一人千石掌宿衛也

開陽城門

候羊迪等

續漢志曰城門每門候一人六百石

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

小失而漸壞舊章

續漢書曰中都官千石六百石故事先守一歲然後補真

先聖法

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

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

板反也卒盡也瘁病

也詩大雅凡伯刺周厲王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

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

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

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

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宋均注曰斗爲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宣君命喻於人則宜如人

喉在咽以理舌

口使言有條理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

春秋保乾圖曰天皇於是斟酌元

氣陳樞以五易威宋均注曰威則也法也

尚書出納王

命賦政四海

賦布也

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

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
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
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
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
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

韓詩薛君傳曰薄辭

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

此言

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
跌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
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寢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

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

前書曰司馬遷爲太史令細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細音抽

招

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卽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卽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向等請之於大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

得拜議郎

○劉攽曰案固前已云爲議郎此又云得拜議郎史之敘事理無若此蓋當云久乃得已

復拜議郎少已復二字也

出爲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

梁州記曰關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昔李固解印綬處也故關城今在梁州金牛縣西

杜門不

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爲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柔

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欲令商

先正風化退辭高滿乃奏記曰春秋褒儀父以開義路

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昧公羊傳曰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稱字褒之也曷爲褒之爲其與盟

也何休注云春秋王魯託隱公爲受命王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假以見褒賞義○劉攽曰注爲其與盟也案文

少一貶無駭以閉利門

春秋隱公二年經書無駭帥師入極公羊傳曰無駭者何展無

駭也何以不氏貶之也曷貶疾始滅也

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

路閉也前孝安皇帝內任伯榮樊豐之屬

伯榮王聖女也

外委

周廣謝惲之徒開門受賂署用非次天下紛然怨聲滿

道朝廷初立頗存清靜未能數年稍復墮損左右黨進

者日有遷拜守死善道者滯涸窮路

守死善道論語文滯涸窮路以魚爲

喻也

而未有改敝立德之方又卽位以來十有餘年聖嗣

未立羣下繼望

○劉放曰案繼是繼續之義不可施於此蓋本是繫字繫綴天下之望也可

令中宮博簡嬪媵兼採微賤宜子之人進御至尊順助

天意若有皇子母自乳養無委保妾醫巫以致飛燕之

禍

趙飛燕成帝皇后妹爲昭儀專寵成帝貴人曹偉能等生皇子皆殺之

明將軍望尊位

顯當以天下爲憂崇尚謙省垂則萬方而新營祠堂費

功億計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儉自數年以來災怪屢

見比無雨潤而沈陰鬱決

雲起貌

官省之內容有陰謀孔

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爲祇

畏

祇敬也言天無親疎惟善是與可敬畏也書曰皇天無親

如近者月食旣於端門

之側

旣盡也端門太微宮南門也

月者大臣之體也

前書李尋上疏日月者衆陰之

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

夫窮高則危大滿則溢月盈則缺日中則

移

易豐卦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史記蔡澤謂范雎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也

凡

此四者自然之數也天地之心福謙忌盛

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人

道惡盈而好謙又

是以賢達功遂身退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也

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

爲利所誘怵迫於憂勤誠也怵音息律反或音黜

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

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爲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問曰昔堯化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子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化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而刑自此作夫子盍行無留吾事佹然耕不顧亦見呂氏春秋 豈與此外

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固狂夫下愚不達大

體竊感古人一飯之報

謂靈輒也

沉受顧遇而容不盡乎商

不能用永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爲荊州

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

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

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

平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

將軍梁冀冀爲千里移檄

言移一日行千里救之急也

而固持之愈

急冀遂令徙固爲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

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

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

匠上疏陳事曰臣聞氣之清者爲神人之清者爲賢養

身者以練神爲寶安國者以積賢爲道昔秦欲謀楚王

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爲寢兵

秦欲伐楚使使

者往觀楚之寶器昭奚恤乃爲壇使客東面自居西面
之壇稱曰理百姓實倉廩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子
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
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義獵治亂之遺風昭奚恤

在此惟大國所觀使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事見新序國語曰楚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對曰未嘗爲寶也楚人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寶也若夫古玉白珩先王之所玩也何寶焉與此所引不同也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闕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

魏文侯受經於子夏

過段干木閭未嘗不軾也李克曰文侯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又秦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事見史記

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

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

謝承書曰純字仲真

會稽山陰人少爲諸生博極羣藝十辟公府三舉賢良方正五徵博士四公車徵皆不就後徵拜議郎數陳災異上便宜數百事多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見省納遷江夏太守

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爲用四海欣然歸服
聖德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
在荊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爲時惜之一日
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
可歎息宜徵還厚等以副羣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
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

隆高也
崇重也

光祿大夫周舉才

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

良臣久託疾病可勅令起又薦陳留楊倫

倫見儒
林傳

河南

尹存東平王惲陳國何臨

臨字子陵熙之子爲平
原太守見百家譜也

清河

房植等

植見黨
人篇也

是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遷瓊舉以固

爲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案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
並是宦者親屬輒爲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
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
吳雄上疏以爲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
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是希
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祿勳
劉宣上言自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
姓又宜止槃遊專心庶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劾
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姦穢
重罪收付詔獄及冲帝卽位以固爲太尉與梁冀叅錄